



卷五十二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自泉間開剪髮黥首文身裸力袒徒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辨髮削左社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

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泉間也黥

首蓋離題也山海經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

曰離題國在鬱林南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

字通毛萇詩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哉

傳曰均平也是以刺史感癒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黔不明也敬遵

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曰

酒既餉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李林甫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太天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

問彪曰往者何云戰國並爭天下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漢書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王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

其處者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劉氏始起沛澤則神母夜

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太蛇號以彰赤帝之符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能所

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

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

赤帝子故也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熾農黃三陽翼天德聖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熾農黃三陽翼天德聖

因而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

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

周公曰道洽政善曰周禮曰道洽政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曰

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

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

傳曰王者往也天善曰周禮曰王者往也天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

在此位者也善曰出運五行更運相次之出也不紀不

錄次相代堯蒼曰岫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

特起也岫與屈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比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

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不知神器者命不可以智力

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者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

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

隸也饑或為噬荀悅思有短褐之叢檐石之蓄善曰短

曰道瘵謂之瘵也善曰短下管切說文曰叢重衣也字林曰叢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檐與一削之餘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

老雅轉乎溝壑惡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

在其為民父母也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

為神明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

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又況公廢不

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善曰鷓冠子曰無道之君

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是故驚寒之

曰公細小曰廢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

為駑駘王逸楚辭注曰蹇蹇也呂氏春

秋曰所為貴驥者善曰史記為其一日千里也善曰史記鷲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

雀安知鳴鶴之志哉韓詩外傳善其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禘謂之梁椽朱儒桂善曰說文

曰夫鳴鶴一舉千里所侍者六翮耳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筭也受

音節稅斗筭之人何足筭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

也說文曰鬻鼎實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

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言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

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大

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張

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是

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

吉凶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蓋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武有徵應善

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徵應謂下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 五曰

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信誠好謀

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 善曰論語子曰 從

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

漢王輟食吐哺曰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

堅儒幾敗乃公事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

沛公方踞膝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 善曰漢書曰高祖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高祖

公襲陳留 善曰漢書曰高祖 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入 善曰漢書曰高祖 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高祖 意曰後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

人今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

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弊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

酒太子待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此四 善曰漢書曰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天命 善曰漢書曰

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 善曰漢書曰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漢書曰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漢書曰

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善曰漢書曰

契呂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

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善曰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善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善曰應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舟切善曰入關則五星聚善曰十月五星聚於東并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曰一艷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方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使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遇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材得終其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天年也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善曰左氏傳俞師服曰下無覲覲杜預曰下覲覲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覲幸也覲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負不可異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曰昭曰幾望也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今本作翼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五十五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不筆不

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

也少子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

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當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騁馬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是尚疾也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羗內恕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蠙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

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其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聲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
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

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也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

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雅問輿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子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子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

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

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之燕親踈而兩

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

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論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

害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公苞茅不貢齊師

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

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寢以陵遲

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茲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

王自紹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孝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赦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赦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被秦據勢

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

之地騁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敵進至於始皇乃定

天位尚書曰天曠曰若彼用力若此始皇乃并天下以

德若彼用力如豈非深根固葉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

此其難也

所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矣周易否卦

玄曰苟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

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

危乃得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忠周之敗以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棄禮樂之

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秦竊自號謂皇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土尺土仁心

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交刈股肱獨任

曾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權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接航之

文權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

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大卿強公室甲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魏也論語亂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始皇聽李斯偏

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符委天下之重於危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

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

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秋合誠圖曰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

誅鋤民害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間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

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

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無大小輒決

於高蒼頡篇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

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案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

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閭遂乃郡國離心衆度潰叛

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

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

項隨而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

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曾子

合之衆初雖相 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三年

歡後必相咋也 位於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

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

肯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

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推 漢賈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太 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

秉即柄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

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 東牟朱虛授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

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

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

興居為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 忽先王之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俸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

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漢書賈誼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

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

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

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

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

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

折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教

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

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

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莫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

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唯恐在後或乃

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

書曰王莽廢漢潘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

部卿侯閑以莽篡位獻神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相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

日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

亡秦孤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立之敗張超騰曰中外宗廟焚為灰燼宮室亦變為秦

蕪凶並爭雲擾萬夫鼎沸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日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

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大祖遷都於掃除凶

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喻不義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都許漢書潁川部有許縣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日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

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

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內未得聘其駿足也才能之人取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喪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夷子曰百足之蟲至此言雖小

可以譬言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

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

安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壁豆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尚書曰厥土惟黑壤孔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

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

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

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系本曰鳥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

方言曰圍棊自闕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

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

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
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必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
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
鄒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
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
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
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
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
此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而得之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
坐以待旦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比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
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

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

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

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
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体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暴易行古切賜記被切庶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罪實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相評新論曰俗

置疏遠多待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

者守邊趨作罪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

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阜遮要爭利者也下計

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更始帝將相不

能防衛而令罪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蕪土之實我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術也劉向圍其本賦曰

階因也路觀圍其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三漢書曰孫考之於道益罪

子兵法入十一篇矣起三十八篇

孔氏之門也以交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且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

大夫其肝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肝忘食

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能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百行蕙苞文武並鶩

孝經鈞命決日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之會也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

勲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楛棊三百

孰與万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

放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留博奕矣周禮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

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

之樂廣雅曰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竊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上海圖書館藏
十九



所
圖
書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